

决胜“十四五” 漯河出彩新彩

# 家在沙澧烟波里

■田颖丽

一座城，自有它的光阴刻度；一个人，总有一段与城共生的岁月。于我而言，漯河这座镶嵌在沙澧河畔的小城，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栖居之所，还是承载我半生欢喜、见证我从青涩走向从容的精神原乡。

2001年一毕业，带着对城市的憧憬，我这个乡下丫头就掂着简单的行李走进市区。脚下的柏油路、穿梭的公交车都让我觉得新鲜。从此，这座不大不小的漯河城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地方。二十余载寒来暑往，我跟着这座城市脚步慢慢成长，生活也从拮据青涩一步步过成了满是暖意的模样。

初到漯河，工资微薄，我与姐妹挤在单位宿舍。宿舍离河很近，金山路沙河桥附近的

河堤便成了我们免费的乐园。伴着初来乍到的新鲜，每天早晨，我都会和林妹妹沿着河堤跑步，见旁侧小花园草木葱茏、静谧雅致，便从彼此名字中各取一字，为其取名“颜林园”。在这片专属天地里，我们站在河边大声喊出心愿：要有自己的房子、组建温馨的小家、做一辈子的姐妹。晨风拂过，带着草木的清香，我们把心愿轻轻藏进了时光里。那时，河堤的路还不算平整，路灯也有些昏暗，但就是这片简陋的天地装着我最纯粹的期盼。或许，彼时的漯河也像我们一样，在默默蓄力，为未来铺路。

凭着那股不服输的劲，我攒够了首付，终于圆了买房的梦。双汇路附近的一个小区紧挨光明中夜夜市，买菜、吃小

吃都方便。我是个实打实的吃货，二话不说就把家安在了那儿。清晨下楼，街角的北舞渡胡辣汤摊总飘着醇厚的香气，盛一碗琥珀色的浓汤，就着刚出锅的小油馍头，暖意从舌尖漫到胃里。这便是漯河人最踏实的早餐。傍晚的光明中夜夜市更热闹，一份炒凉粉、一碗芝麻叶热豆腐、几串烤串，再带块外酥里嫩的炸菜盒，便是我满足的晚饭。那时，漯河的很多企业已初显名气，不仅让我们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还给大家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周末，我爱带家人去银鸽新苑后的河堤，那里有原生态的野趣，挖荠菜、摘野枣、吹蒲公英，孩子追逐，大人欢笑。那份简单的快乐至今想来仍觉甘甜，只是当时也悄悄盼着：要是这片河堤能收拾得整

齐些、漂亮些，能让我们多些好去处就好了。

这份期盼，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曾经野趣横生的河堤，在现代化幸福之城建设的步伐中焕然一新——泥泞小路化为平整步道，草木修剪得错落有致，亭台座椅与景观灯相映成趣，四季皆景，成了市民的打卡胜地。现代化食品名城建设更让漯河人底气十足：双汇做大做强，卫龙火遍海内外……美食街上，老字号与网红小吃在此交融，舞阳杠子馍、拐张麻糖等特产随处可见，下榻即可解馋。这满满的烟火气，便是最实在的幸福。现代化创新之城建设更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增长，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随着收入的提高，我又换了新房，特意选了个紧临河堤

和美食街的小区。推开窗就能看见河堤的绿意，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美食街，既能伴着花香赏景，又能随时满足口腹之欲——这不就是我年轻时做梦都想过的日子吗？全国文明城市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温度。如今，街道干净，邻里和睦，暖心事随处可见。我常与昔日姐妹相约河堤，春制花露、夏纳凉闲话、秋熬枇杷膏，偶尔和着孩子们的吉他唱上一曲……现代化漯河“三城”建设，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化作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从出身农村到在城里拥有安稳的家，从河堤许诺的青涩少女到从容生活的中年妇人，我的半生与漯河紧密相连。河堤流水，见证了城市变迁与我的成长；街头烟火，藏着百姓幸福与漯河底气。

## 心灵漫笔

### 近望四十

■安小悠

我是1987年出生的，且在年底，再多坚持五天就能跨到1988年，轻轻松松年轻一整岁。至今，我仍耿耿于怀，觉得胎儿期的自己太心急，跟长大后的自己一样沉不住气。如今，四十岁像一扇门，我已至门前，却踌躇犹豫不愿触碰门鼻子。三十岁和四十岁是两种概念，哪怕只差一岁。年龄只是数字，可谁也不想让它无休止地叠加。如果年龄有刹车，我真想紧急制动，就此停留，不后退，也不前行。

整体来讲，三十几岁的我是衣食无忧、心情愉悦的，远没有十几岁时的懵懂迷茫，也没有二十几岁时的跌跌撞撞。日复一日的的生活像水一样从我身上缓缓流过，带走了我的暴躁、忧郁、固执，留下温和、乐观、豁达，甚至将我也变成了水，渐渐汇入岁月之源。

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青春并未走远。我的心依旧柔软，但我已学会更好地保护它，生活的摩擦已不能轻易划伤它。我读过很多书，去过很多想去的地方，吃过很多美食，尝过不少美酒，性情之中还保留一份天真，也有应对生活变故的底气。

我欣喜地看着自己身上的变化，看着自己带刺的成长，觉得自己像一棵小树，渐渐抽出枝芽，鼓出花苞，脚下也有了自己的阴凉。和真正的树不同，我不随季节开放，而是根据心情，每天都会挑不同的花开在身上。夜深人静，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便安然地躺在床上，收拢花瓣。风吹着我，空气里满是芬芳。我感到星星和月亮正一起照在我身上，把我的梦也照亮了。

我喜欢三十几岁的自己，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此时的我已渐渐积累了人生阅历，虽然不够丰富，但已初步见效。曾经读书多是囫圇吞枣，像漂浮在雾海之上，四顾茫然；如今迷雾消散，一轮明月渐渐浮起。我坐在用书写成的小舟上，稳稳当地地行进，朝着月升中天的方向。

想到这里，年龄带来的焦虑已经缓解很多。三十岁之前的我，简直和母亲水火不容。三十七岁，大概是从自己做了母亲开始，应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千古良训，我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好。这个冬天，我还学母亲在家里种起了蒜苗，除了吃，还可以在春节时冒充水仙装饰堂屋，真是一举两得。我的蒜苗种在月饼盒子里，“精致”多了。吃面条时用剪刀剪两根绿苗，剪碎撒在碗里，简直是点睛之作。

前天和姐姐通电话，无意间谈起过生日的事，我就跟她说了第一次吃生日蛋糕的情景：大概是十岁那年，弟弟在我生日那天送了我一小盒生日蛋糕，粉色盒子，雪白的奶油上面雕了花草，粗糙中不乏精致。虽然那蛋糕十分难吃，腥味极重，但当时我非常感动，一直记到现在。姐姐说，四十岁之后她就拒绝过生日，因为每次过生日只会提醒自己又老一岁。

记不清哪个作家说过，散文最好的写作年龄在五十岁以后。这算是年龄叠加带来的唯一安慰吧。一想到这里，我就挺激动。想必到那时，我定能大笔一挥，犹如神助般潇潇洒洒写出什么巨著，一扫四十岁带来的心理阴霾。

于是我决定，三十九岁生日时，要喊上那个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朋友，一起好好过。

## 瑞雪

■龙熠

是洁白的云  
是轻盈的纱  
是暗香的梅  
是破茧的蝶  
是银色跳动的  
熊熊燃烧的火焰  
纷纷扬扬  
从天空落下  
落在田野

茶山  
果园  
庭院里  
白茫茫一片  
黎明早起的农夫们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门  
也打开了来年  
扑面而来的  
惊喜

## 别样情怀

■樊树林

阳台上，一堆萝卜静静地躺着，敦敦实实的。冬日的阳光照在它们身上，泛着青色、白色的光……这是妻子满心欢喜从亲戚家带回来的。我对萝卜谈不上喜欢，大概是少年时吃多了的缘故，可又离不了它，清甜的萝卜味早已熬成日子的底味，一顿缺了，就觉得淡。

不得不说的是，萝卜是冬天蔬菜班子的主角，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在缺少食物的年代，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不是白菜就是萝卜。

萝卜最寻常的吃法是炒着吃。一盘炒萝卜丝配上一碗玉米粥和窝窝头，就是一顿简单的家常饭。至于萝卜炖肉这道美味，因当时家里经济拮据，只能是一种奢望。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师范学校读书。当时物资匮乏，学校食堂里3分钱一份的水煮萝卜丝成了我早晚的主菜。尽管它价格低廉，但每次看到里面飘着的一点儿油花，我心里还是挺温暖的。

吃腻了食堂的寡淡，便格外盼望回家的日子。每次回家，母亲总会煮上黄豆，待其一粒粒饱满滑溜，再把萝卜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块，拌入黄豆搅拌均匀，最后滴上几滴香油、撒上盐，在我临走时，装进大大的敞口罐头瓶。别看它做法简单，香味却很浓郁，往往带到学校过不了两天，就被宿舍里的同学们分而食之。

## 萝卜记忆

冬天漫长又孤寂，萝卜如果不能恰当储存，就会因水分流失变得干瘪，而且疏松多孔，乡亲们称之为“糠”，只能扔掉喂猪。为了让萝卜能持久保鲜，几乎每家都有萝卜窖。我家也不例外。

我们将萝卜从地里拔回，待到北风凛冽之时，母亲就会让我俩在后院里用锄头挖出个一米见方、半人深的坑，再将割掉缨子的萝卜整整齐齐、一层一层码在坑里，每层萝卜都盖上黄土，最后盖些许玉米秸秆。这样简单的储存方法能保证萝卜即便到了来年春天，也依旧水灵灵、脆生生的。

过年时，母亲就会让我去后院里把萝卜刨出来，准备做萝卜馅饺子。这可是过年的重头戏。母亲将萝卜在水里清洗干净后切成片状，再放进锅里煮，煮熟后捞出，用大大的笼布裹住，双手用力地挤干水分，再掺上大葱、生姜、猪肉，一起剁碎、拌匀，放上五香八大料，一大盆的饺子馅就拌好了。大肉萝卜馅的饺子一出锅，就是整个春节最鲜美的味道。

萝卜就是这样，悄悄生存在我的生活里，也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阳台上这堆泛着青白光泽的萝卜依旧憨憨地卧在冬日暖阳里，不声不响……这朴实无华的萝卜总以最实在的方式关照我的日常，就像生命里那些久未联系的友人，平日里虽少了相聚，却始终在某个角落默默陪伴，用最朴素的方式温暖了岁岁年年。

## 柴火暖岁月

■赵会玲

冬天，我非常想念柴火。童年时，老家的一垛柴火在腊月的寒风里静默着、等待着。每天早晨或者傍晚，都有孩子去自家的柴垛抱柴火：有时挎着篮子，有时背着口袋。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乡下的孩子很小就帮大人干活，割草、摘菜、喂鸡，力所能及的都干。从六七岁开始，烧柴火就是其中一项。

天天都要烧火做饭，柴火跟粮食一样重要，要安排得妥当充足。所以，勤劳的农家人都把柴火垛堆得又大又高。

每一种柴火都有它的性情和脾气，也都有优点和短处。麦秸火持续时间短，适合烧饺子烙馍。烙馍薄，两把麦秸刚好烙一张。边续麦秸边翻烙馍，看着筐里的馍摞得越来越高，想着一会儿就可以拿着又软又香的烙馍卷上炒好的绿豆芽或豆角大快朵颐，心里真欢喜。油菜秆不多，烧不了多久，用它烧火时，看着密密麻麻的豆荚皮，总会想起“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诗句，心里顿生怜惜。高大的玉米秆晒干后直挺挺的，将它往灶膛里一塞，停一会儿再推一下就行了，烧起来最省事。玉米秆用来蒸馒头、蒸红薯，因火力大且耐烧，馒头蒸得香、红薯蒸得透。花生秧不温不火、不急不躁，烧火时偶尔还能捡到几颗残留的花生，剥开放进嘴里，嚼起来格外香甜。还有烟叶秆，耐烧且硬实，最适合用来下饺子、煮面条。树叶也是柴火。深秋，杨树叶、梧桐叶、梨树叶、柿树叶都落了，孩子们就在

树下拿着扫帚把叶子扫在一起，装在篮子里挎回家，扔在灶膛里，顷刻间噼里啪啦、火星四溅，像是万马奔腾，心里快意无比。芝麻秆、黄豆秆的含油量高，火烧起来很有底劲，用来炒菜最好。

过年了，要煮肉，就需要用最硬实的柴——粗枝、弯干、枯树、树根，锯下来后拿斧头劈开，整整齐齐码在墙根，等肉下锅，就把这些柴塞满灶膛。大火烧起来，不一会儿，肉香就飘满院子，和着鞭炮的火药气，弥漫着整个村子。

冬天寒冷，尤其是下大雪时，烤火便是最幸福的时刻。踏雪而归，坐在烧得通红的柴火旁，暖暖已被冻僵的手、脸和脚，再烤烤被雪浸湿的鞋，顿觉寒意尽消，风雪都被这团火挡在了门外。

烤火一般用树根，不用烧得很旺，就是让它慢慢烤着，保持的时间久一些。

冬天里烤火也是重要的待客礼仪。将裹挟着一身风雪的远客让到屋里，烧上一堆柴火，端上一杯热茶，顷刻间暖意融融。

夜深了，大人们围着柴火低语，孩子们则在旁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声音渐渐小了，火也渐渐熄了，整个村子也安静下来。有了柴火，便有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有了有滋有味的生活。哪一个乡下的孩子不是伴着柴火长大的呢？

如今，天然气灶“咕嘟”一声就蓝火乱窜，电磁炉精准控温，可我还是想念柴火。那抹青烟、那团噼啪作响的红火把岁月烘得松软喷香，如今一想，仍暖在胸口，从未熄灭。



疏影凝香 祥瑞盈枝

彭金森 作

## 爆米花和膨香酥

■陈聪

美好的童年简单而快乐、纯真而温馨。长大后，如果无意中发

现一些与它重叠的事物，就会无来由地感到无比亲切。小时候，物资匮乏，能买到的零食很少，记忆中最多的就是集市上的糖人、糖葫芦以及学校门口一毛钱一塑料杯的五香瓜子。一到秋冬农闲时节，新玉米晒干入库，炸膨香酥和爆米花的就来了。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这种小吃，它们的出现满足了我们对零食的口腹欲望。

老家名叫这种玉米做的膨香酥为宝宝乐，真是大走心的名字了。只要听到用来制作膨香酥的柴油机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我们就飞奔回家，装上一塑料袋子玉米夺门而出，走近才发现队伍早已排成了一条长龙。空气里弥漫着玉米的香味，再加上糖精的发酵，甜丝丝的，我们忍不住连咽几口水。小脑袋往前挤，小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前面的人。不知数了多少遍，终于轮到了自己，这才看见宝宝乐制作的全过程——现场只有一台小机器和一张大塑料布，大叔双手不停地摆弄机器，一个大粗管子神奇地往外冒着一粒又一粒金黄的宝宝乐；大婶一边招揽顾客，一边把掉在塑料布上的宝宝乐递给馋嘴的孩子。

除了这种一粒粒的宝宝乐，还有一种长条形的膨香酥，一圈又一圈盘成卷状，拿在手里相当有分量。想吃时，就像剥洋葱一样，剥一层吃一层。我们往往出门玩一会儿回来剥一层，吃完饭后避开爸爸妈妈的视线又剥一层，晚上临睡也要往嘴里塞上几口。一整天，膨香酥脆甜的滋味总缠在舌尖，又被带进梦里，在心里挥之不去。

不知什么时候又有了爆米



资料图片

花。家家户户都有玉米，冬天一听到吆喝声，孩子们就端一碗玉米、拿几粒糖精跑去村口。师傅架好鼓子炉子，把玉米倒进锅，加热到一定压力就会把爆米花蹦出来，那声音如同放炮。每到这时，我们就会捂着耳朵躲得远远的，眯着眼睛远远看着，既害怕又期待，并随时准备第一时间冲过去拾爆米花。随着“咚”的一声响，爆米花被蹦得四散开来，我们立即上前抢着从地上捡起，随即便进了口中。那种香甜的味道可以回味好几天。

如今，小区门外的路边也时常有贩卖膨香酥和爆米花的小摊。商贩都是事先准备好满满一大袋子的膨香酥。小时候的膨香酥原料只有玉米，呈现清一色的金灿灿。现在，原料多了，颜色也更加多彩。爆米花更是登上了大雅之堂，圆滚滚的小球裹着焦糖、抹茶、巧克力，轮番挑逗人的味蕾。

每次下班，看到微黄的路灯下卖爆米花和膨香酥的小摊，就能勾起我关于童年的种种甜蜜，仿佛给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些不期而遇的惊喜……或许，生活的美好就藏在这些蹦跳而出的小食里，带给我们坚守的希望和前进的力量。

